

纪念冰心先生逝世 20 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讯 2月28日,由中国散文学会、北大繁星诗社、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组委会共同主办的纪念冰心先生逝世 20 周年暨从事文学创作 100 周年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张抗抗、吴青、吴泰昌、周明、周振华、王翠砚、安永军、罗凡华等作家、评论家出席座谈会。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北大繁星诗社社长李晓雯

主持会议。

张抗抗致辞表示,冰心当年曾经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句话被广为传诵至今,也成为冰心先生对生活的真挚情感表达的金句。她的一生言行,她的几百万文字,都说明她对祖国、对人类无比的爱心和对人类未来的充沛信心。

周明在座谈会上讲述了冰心先生拿出自己的工资和稿费设立

冰心散文奖的过程。吴泰昌分享了与冰心先生交往的点滴。王翠砚分享了读冰心先生作品的感受和所得。冰心先生的小女儿吴青深情讲述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红孩表示,冰心一生追求光明、奉献爱心、启迪后人,她的优秀作品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冰心先生“爱”的精神与责任,会永远延续下去。

《啊,世纪大道》长诗朗诵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3月12日,桂兴华长诗新作《啊,世纪大道》的朗诵研讨会在浦东图书馆举行。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伟主持,众多评论家和朗诵艺术家出席。桂兴华将长诗手稿捐给了浦东图书馆。

《啊,世纪大道》回顾新

浦东三十年历程,从细节看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桂兴华说自己在浦东塘桥住了八年,2010年9月9日又在塘桥社区成立工作室,“希望用诗歌朗诵的形式,让更多的人铭记浦东巨变,勇担新的使命”。

绘本《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出版

本报讯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成为国内绘本创作的灵感源头,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童书出版品牌小活字图书也专注于中国原创绘本出版,始终观察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在当下语境演变,并于近期出版《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由资深童书编辑唐亚明和老牌绘者于大武合作,推以专为儿童创作的“白蛇传”。

儿童绘本中对于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扬不应是简单的传统故事的复述,它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对故事的重新结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进入传统故事,文字作者唐亚明重新解构和创作白娘子的故事,让孩子们懂得、喜欢的内容切入故事。擅长古典画法的于大武利用国画重彩技法精心打磨,并吸收了很多民间元素,用既传统又现代的绘画语言表现了这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本报记者 金莹

青年编剧扶持项目剧本朗读会在沪举行

助力青年梦想起航

本报讯 石库门弄堂福康里3号里,40年间人情世态的兴衰变迁,弄堂里的每一个老百姓都做着各自的梦;明徽州的牡丹茶园内那桩不知因何而起的情事,是今人对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的互文写作,旨在情感稀薄之当下,重申至情之精神;当机器人进入家庭,隐藏在平静生活之下的暗潮涌动,人工智能,是探讨当代社会中家庭矛盾的切入点,也引发我们对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思考……3月8日,2019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青年编剧扶持项目剧本朗读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话剧《福康里3号》(编剧何雨婷)、话剧《牡丹遗梦》(编剧黄锐烁)、话剧《休眠》(编剧杨佳绎)、话剧《路人》(编剧王丹卿)和儿童剧《棒棒糖惊魂夜》(编剧崔志颖)五部舞台新作得到演绎。从作品中可以见出青年编剧直面现实的锐气,也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据悉,此次剧本朗读会是基金会举办的第十场剧本朗读会,主要向上海及苏、浙、皖地区的文艺院团展示和推荐获青年编剧扶持项目资助的五部剧作。主办方介绍,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自2013年起率先在全国推出青年编剧扶持项目,对青年编剧的剧本创作项目(包括舞台艺术、电影、电视剧等)予以单独申报和评审,进行重点扶持。凡获资助的青年编剧项目,配备导师进行“一对一”的创作辅导;对修改打磨后较成熟的剧本,通过剧本朗读会向文艺院团推荐;对将青年编剧的作品进行舞台或荧屏呈现的制作单位给予落地配套资助等扶持措施。这一扶持机制已成为上海培养扶植青年编剧人才的重要举措。六年来,青年编剧扶持项目共受理450位青年编剧申报的408个剧本创作项目,资助了172位青年编剧创作的174个剧本,邀请了近六十位导师对获得资助的青年编剧进行“一对一”的创作辅导;资助演出和拍摄落地配套扶持项目33个,已有22部舞台和影视作品走向剧场和荧屏,并有多部作品荣获国内和国际奖项。

此次青年编剧扶持项目剧本朗读会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承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锦辉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和小韦儿童艺术剧团、上海观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朗读演绎了这五部舞台新作品。据悉,基金会还将举办第二场剧本朗读会,时间拟定于3月底4月初,届时将推介另外五部青年编剧的新创戏曲、电影剧本作品。本报记者 金莹

河南研讨百年女性散文诗选本

本报郑州讯 由王幅明主编的《蝴蝶翅膀上有星辰闪烁——百年女性散文诗选》研讨会日前在郑州仁义礼智信书店举办,来自河南省内30多位评论家、诗人、学者出席并发言。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文学院、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省散文诗学会联合主办。

《蝴蝶翅膀上有星辰闪烁——百年女性散文诗选》收入自1918年至2018年100年间176位海内外女性华人作家的散文诗作500余篇,涵盖了冰心、陈敬容、王尔碑、三毛、席慕蓉、舒婷、郑小琼等几代女作家的代表作。主编王幅明现任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和河南省散文诗学会会长。

与会者认为,本书不仅以精湛的文本、系统的谱系、详备的资料、纵深的时空、宏大的规模,展示了百年文学散文诗这一文体的成长轨迹和女性诗人创作的巨大成就,构建了一道凸显百年华人女性灵魂图谱的艺术长廊,同时,展现其文学欣赏性、文献索引性、史料印证性及第一手资料的留存性等,具有填补空白意义。 奚同发

(上接第5版)

记者:有读者说,你笔下的娘,也许正是当代中国千千万万母亲形象的化身。你写了很多关注湘西女性和母亲的作品,她们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彭学明:读者们之所以认为我笔下的娘是天下母亲的化身,是因为天下的母亲都一样无私无畏的护儿女、爱儿女,是因为我娘是一个装得了天下、容得了苍生,经得住一切、扛得起所有的娘,我娘集了天下母亲勤劳、质朴、善良、贤淑、宽容、仁厚、坚韧、顽强、无私、无畏、温暖、光明等所有美德于一身。我其实关注湘西女性和写母亲的作品说多也多,说不多,也不多。因为湘西女性和母亲是我永远写不完的书,永远寄托不完的情。可以说,湘西女性和母亲,成就了我的创作,成就了我的人生。

记者:作家是靠内心生活的人,内心充盈,文字才不会苍白无力。你觉得,在改革开放这40年变迁中,“孝”文化的内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孝”文化对当代社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彭学明: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孝”文化也随着生活和精神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觉得“孝”的内涵永远不会变,只是孝的行为和方式在变化。比如,家庭割裂现象的加剧,“孝”的行为和方式也会发生割裂。父母的离异,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对孩子爱的倾注,孩子的心灵无疑会受到极大伤害,当孩子长大成人可以尽孝时,该怎样尽孝?对父母怨恨的孩子,孝心肯定会大打折扣;对父母理解的孩子,如何去分配给离异父母的孝?如何去尽心尽力的

孝?都是问题。再如,现在都是独生子,一个孩子要去孝敬四个老人,这个本是孩子天职的孝会不会成为孩子沉重的负担?有些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包括没有父母,当自私理所当然的陪着孩子长大成人时,这些孩子何以承担对父母孝的道义?还有,当网络上有意无意渲染拼爹拼妈时,当我们的孩子觉得向父母无休无止的索取是理所当然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孝道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我们又怎样坚固这个孝道或者重塑这个孝道?

《娘》不知不觉地诉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诉求,言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声。那就是真情、爱、孝、亲。我们在追求物欲、权欲时,我们把最宝贵的真情、爱、孝和亲弄丢了,把集合在娘身上的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品质弄丢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真情、爱、孝和亲了!《娘》试图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而《娘》最核心体现的又是孝。孝文化,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因为孝文化召唤我们回到人最初最真最纯的情感中来,回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美好世界中来。我想,这就是《娘》和孝文化的时代意义,甚至是世界意义。

记者:你重走母亲生活过的湘西,你说:“我母亲的出生地在湘西花垣县下寨河,我和舅舅沿河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为什么想到重走?

彭学明:去寻找母亲的出生地,一是为母亲还愿,二是为自己救赎,所以,这是一条为母亲还愿的路,为自己救赎的路。母亲在世时,一直想回到她的老家去看看,但是母亲年事已高,不能独自回到老家,希望我带她去,我却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带她去。等她去世后,我才站在母亲的

角度去想,母亲为什么要回到几十年没回去的老家看看,亲情牵挂的使然,故土难离的根性情感,每一个人都有一辈子会魂牵梦绕的人和魂牵梦绕的地方,时间越久,梦就越长,魂就越紧。但是,我没有理解娘的心,所以拂了娘的意。我要替娘去还愿。这个替娘还愿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寻根的过程,救赎的过程。我是通过还愿,来弄清自己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来弥补自己对娘的亏欠,救赎自己的灵魂。通过这次还愿、寻根和救赎之旅,我深刻意识到,人不能没有根,有根的人,才是有灵魂安放处的人。

记者:提到湘西,不得不说的是一位作家是沈从文,无论沈从文还是你,笔下的湘西都萦绕着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但两者又似乎不太一样。你如何避免地域写作的同质性而去挖掘湘西的另一面的?

彭学明:我的湘西无论是自然山水,还是民风民情、人情人性,都是一尘不染、看了就会爱上的美。我宁愿沈从文是高山仰止的峰巅,而我是高山旁边一棵独立寒秋的小草。是的,我跟沈从文同属于湘西,都是湘西的孩子,湘西的歌者,但是,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沈从文可能是湘西的一棵树种,而我可能是湘西的一棵稻种,我们有各自的形态和颜色。无论是哪一个作家,当你与一个大家同属一方土地时,由于创作来路的根性同脉,免不了书写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事物,都面临着同质复制或同根超越的问题。面对沈从文和湘西的文学前辈,我是绝不同质复制,也不幻想超越,但我可以绕开。绕开,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本领,不是说绕开就绕开了。绕开了,你就是你自己,茫茫人海中,你就是引人瞩目的独一个;绕不开,你还是别人,茫茫人海中,你永

远是被淹没的那一个。

好在我开始写作时,我就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没有一开始被沈从文的美引进迷宫出不来,我是开始成名后才较为系统地读沈从文,读了之后,的确被深深迷倒了,更让我觉得不能走沈从文的老路,必须是另一个我。所以,在写作风格上,我延续了我一贯的生动、激情、浪漫的色调。沈从文是冰山下的潜流,我是冰山上的火焰。在写作题材上,共通的文化历史方面,我写沈从文没有写过的或者轻描淡写的,比如民风民俗、山川风物。不同的人性人情、生活日常方面,沈从文写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性人情、生活日常,我写当下我眼里的人性人情、生活日常。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绕开了,我就是我,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了。我的独异性可能得益于这种有意识的自我。

记者:你多次提到真情表达,您怎么看待散文的“抒情性”?作家的文心与散文风格的关系?

彭学明:散文的灵魂是情。所以,散文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写散文就免不了抒情。但是,散文的抒情,是要你抒真情,而不是抒虚情,更不是要去煽情,去矫情,去滥情。情应该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而不是从表情上装出来的。喜也好,怒也好,哀也好,乐也好,只要是你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就会动人。爱也罢,恨也罢,正也罢,邪也罢,只要你是心灵的感悟,就会有光。你有什么样的心,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同样的,你有什么样的创作情态,你就有什么样的作品风格。你是柔软的,你的作品就会充满着暖意和诗意;你是暴力的,你的作品就会充满了阴冷和戾气。这就是文心和文风的关系。